

汉末魏晋南朝江陵城又称 “荆州城”、“南郡城”考释

李 步 嘉

作者 李步嘉,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、教授, 武汉, 430072

关键词 汉末魏晋南朝, 江陵城, 荆州城, 南郡城

提 要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, 江陵城作为荆楚地区的中心城市,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梁元帝时期以前的江陵城, 在文献中往往被称为“荆州城”、“南郡城”, 弄清它们与江陵城之间的关系, 确证其所指, 以及区别其异同, 不仅是研究江陵城的基础工作之一, 而且可以加深对发展中的江陵城的认识。

一、荆州城考释

长期以来, 江陵城又被称作“荆州城”, 甚至当代仍是如此。江陵城何时被称为荆州城的? 这在江陵城发展史上有何意义? 似未见专文讨论。石泉先生在研究其它有关问题时曾经指出, 南朝的江陵城可被称作荆州城, 他举出盛弘之《荆州记》中“荆州城临汉江”的例证, 并解释说^①:

盛弘之是晋宋时人, 《荆州记》成书于宋文帝元嘉十四年 (公元 437) 左右, 其所记荆州城即

江陵 (步嘉按: “江陵”后原当有“城”字, 为排版印刷所漏), 为当时荆州刺史治所。

有关文献的记载, 可以补证石泉先生此说, 如《南齐书》卷 24《柳世隆传》在记载沈攸之郢城之败时说:

(沈)攸之渡鲁山岸, 犹有数十匹自随。宣令军中曰: 荆州城中大有钱, 可相与还取, 以为资

粮。郢城未有追军, 而散军畏蛮抄, 更相聚结, 可二万人, 随攸之, 将至江陵, 乃散。

沈攸之于刘宋顺帝升明元年十二月起事反朝廷, 从江陵城出兵, 而在郢城受挫兵散。文中“荆州城中大有钱”, 乃攸之以江陵城中有钱, 谋聚败兵不散, 共归江陵。此可证江陵城即荆州城。又《宋书》卷 28《符瑞志中》:

大明七年四月己未, 甘露降荆州城内, 刺史临海王子项以闻。

考《符瑞志中》前条先有记载:

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辛巳, 甘露降南郡江陵方城里, 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闻。

据《宋书》卷 68《南郡王义宣传》, 与同书卷 80《临海王子项传》,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与宋孝武帝大明七年, 刘义宣与刘子项分别在荆州刺史任上。文中的“方城里”应是江陵城内里坊的里名。比较上二条刘宋时荆州刺史关于甘露降的符瑞上奏, 荆州城乃江陵城也可以确定。又《南齐书》卷 19《五行志》:

荆州城内有沙池, 常漏水。萧颖胃为长史, 水乃不漏。及颖胃亡, 乃复竭。

据《南齐书》卷8《和帝纪》、同书卷38《萧颖胄传》，萧颖胄自齐东昏侯永元元年为西中郎长史，居江陵城，至和帝中兴元年十一月卒，未尝离江陵而别有所任。因此，以上《五行志》所记的荆州城，也指江陵城而言。

江陵城最早被称之为荆州城的例证，见于东晋末年。《魏书》卷38《王慧龙传》记慧龙自云在荆州事：

(慧龙)遂西上江陵。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。时刺史魏泳之卒，辟疆与江陵令罗修、前别驾刘期公、土人王腾等谋举兵，推慧龙为盟主，日袭州城。而刘裕闻泳之卒，亦惧江陵有变，遣其弟道规为荆州，众遂不果。

据《王慧龙传》，慧龙为东晋安帝故吏王愉之孙，王愉合家为刘裕所诛，慧龙自建康奔至江陵，谋举兵称变。传文称“日袭州城”，“州城”即荆州城，乃江陵城。然其事不果，刘裕“遣其弟道规为荆州”，考《刘道规传》，道规为荆州刺史在义熙中，知为东晋末事。

荆州城省称作州城，还见于它书所记，《太平御览》卷53《地部·岗》引伍端休《江陵记》说：

州城北五十四里有楚平王家。枝江班竹岗又云平王家，周迴数百步，未知孰是。

伍端休其人无考，《梁书》卷51《庾诜传》说，庾诜有“续伍端休《江陵记》一卷”。伍端休的《江陵记》被称引时，常与《荆州记》并提，大约伍端休也是晋宋时人，但不能确定。书名既然题作《江陵记》，所记当然是江陵周围的事情。因而《江陵记》中的“州城”也应是荆州城。又《太平御览》卷57《地部·林》引伍端休《江陵记》说：

州城东北十二里有曹公林，相传云，建安十三年曹操蹶刘备於当阳长坂，迴师顿此林，因谓之曹公林。

这一“州城”也应是指荆州城而言。又《初学记》卷8《山南道第七·叙事》引《江陵记》说：

楚文王始自丹阳徙都於郢，今州北南城是也。

“今州北南城是也”句有脱误，当作“今州城北纪南城是也”。文中州城，也当指荆州城。

江陵城被称作荆州城，当然是与江陵城长期作为荆州刺史治所有关。但是，我们在文献中所见到江陵城被称作荆州城，何以都是南朝的例证，最早也只上溯到东晋末年？我认为把江陵城叫作荆州城，与东晋桓温重建江陵城，特别是王忱于东晋太元十四年把荆州刺史治所移至江陵，以后“不复动移”有直接关系。

东晋桓温以前的江陵城，为吴国朱然所建，地点在今蛮河南岸，荆州刺史治所，桓温以前也不太固定，《宋书·州郡志》说：

荆州刺史，汉治武陵汉寿，魏、晋治江陵，王敦治武昌，陶侃前治沔阳，后治武昌，王 治江陵，庾亮治武昌，庾翼进襄阳，复还夏口。

桓温于公元352年至361年之间，在今蛮河北岸重建江陵城，并把荆州刺史治所移至那里。这以后，虽然淝水之战前夕，桓冲为避前秦苻坚兵锋，曾一度移治上明，但至太元十四年，“王忱还江陵，此后遂治江陵^②”。东晋桓温所建的江陵城，一直沿用至梁元帝时，相承不废；荆州刺史治所，至王“忱以来，不复动移”。江陵城作为荆州刺史治所的逐渐固定，我认为这正是江陵城被称作荆州城的原因。

随着江陵城作为荆州刺史治所的逐渐固定，不仅江陵城可称作荆州城，甚至在文献中我们还看到“江陵”与“荆州”出现异文同指的现象，如《陈书》卷11《淳于量传》：

荆州陷，(淳于)量保据桂州。

同书卷18《刘仲威传》：

荆州陷后，(刘广德)依于王琳。

同书卷18《王质传》：

荆州陷，侯瑒镇于湓城，与质不协。

例多不赘。以上文中“荆州陷”，乃指江陵城为西魏大军攻克，梁元帝弃世。《陈书》在它处“荆州陷”又作“江陵陷”，这里姑以《陈书》卷17为例，如《王冲传》：

江陵陷，敬帝为太宰，承制以(王)冲为左长史。

《王通传》：江陵陷，敬帝承制以通为吏部尚书。

《王劭传》：江陵陷，敬帝承制以为中书令。

我们从《陈书》中“江陵”与“荆州”异文同指的现象，更可以揣摩到把江陵城称作荆州城的深刻蕴义。

最后需要指出，南北朝时期，北朝也曾有“荆州城”，但北朝的荆州城显非江陵城。为避免混淆，以下举出一些实例。《魏书》卷 57《崔孝芬传》说：

普泰元年，南阳太守赵修延袭据荆州城，囚刺史李琰之，招引南寇。

《周书》卷 18《王黑传》说：

以黑为荆州史，进号抚军将军。梁复遣曹义宗众数万围荆州，堰水灌城，不没者数板。（中略）城中粮尽，黑煮粥，与将士均分而食之。每出战，尝不擐甲胄，大呼曰：“荆州城，孝文帝所置。无若不佑国家，使贼箭中王黑；不尔，王黑须破贼。”

上二例皆北魏之荆州城，其具体地点，据《魏书》卷 106下《地形志下》“荆州”条《魏书》自注，荆州“（前略）太延中治上洛，太和中治穰城。”北朝的荆州城不仅不是指江陵城，而且后世未见沿用其名，这是需要在此说明的。

二、南郡城考释

把江陵城称作荆州城是东晋晚期的事情，荆州刺史治所治于江陵，最早也只能上推到汉末王睿为荆州刺史时。而江陵城作为南郡的治所时间要更早，恐怕自白起拔郢，秦置南郡以后，江陵城就是南郡的治所了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叙南郡诸县，首曰江陵。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叙南郡 17城，首即江陵城。然而，文献中出现把江陵城称作南郡城则在汉末，《三国志》卷 54《吴书·吕蒙传》裴松之注引《吴录》说：

初，南郡城中失火，颇焚烧军器。（关）羽以责芳，芳内畏惧，权闻而诱之，芳潜相和。及蒙攻之，乃以牛酒出降。

又《三国志》卷 57《吴书·虞翻传》说：

后（吕）蒙举军西上，南郡太守麋芳开城出降。蒙未据郡城而作乐沙上，翻谓蒙曰：今区区一心者麋将军也，城中之人岂可尽信，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钥乎？蒙即从之。时城中有伏计，赖翻谋不行。

以上二条南郡城的记载，都是关羽经营江陵城时期。麋芳为南郡太守，驻守江陵城，吴将吕蒙乘关羽围攻襄樊，袭据江陵城。《三国志》卷 36《蜀书·关羽传》说：

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，将军士仁屯公安，素皆嫌羽轻己。[自]羽之出军，芳、仁供给军资，不悉相救。羽言：还当治之。芳、仁咸怀惧不安。於是权阴诱芳、仁，芳、仁使人迎权。

《三国志》卷 47《吴书·孙权传》说：

（建安）二十四年，关羽围曹仁于襄阳，曹公遣左将军于禁救之。会汉水暴起，羽以舟兵尽虜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，惟城未拔。（中略）闰月，（孙）权征羽，先遣吕蒙袭公安，获将军士仁。蒙到南郡，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。蒙据江陵，抚其老弱，释于禁之囚。

上《关羽传》“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”，《孙权传》“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”、“蒙据江陵”，与前引裴注引《吴录》、《三国志·虞翻传》所记南郡城比较，可以确证江陵城被称作南郡城。

这里需要指出的是，从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（公元 219）吕蒙袭夺江陵城以后不久，至魏文帝黄初三年（公元 222）以前，吴国曾将南郡治所移至公安，因此这一阶段中的南郡城乃指公安城而言，而并非江陵城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诸葛瑾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江表传》记诸葛融之死时童谣说：

先是，公安有灵鼃鸣，童谣曰：白鼃鸣，龟背平，南郡城中可长生，守死不去义无成。

诸葛融驻兵公安，后涉诸葛恪事诛死。《江表传》说，“先是，公安有灵鼃鸣”，童谣说，“南郡城中可长生”，

可知南郡城曾指公安城而言。《诸葛瑾传》也说诸葛瑾曾经“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，住公安”。关于吴国曾经一度把南郡治所移至公安的过程及其原因，将在拙文《朱然重建江陵城考补》(待刊)里详加论证，这里不赘述。

南郡治所除了一些短暂的时间外，至梁元帝以前，多数时间皆置于江陵城内。由于我们还不能确知南郡治所究竟在江陵城的何处，加上有些文献记载过于简略，容易使人发生误解，因而需要进一步探讨。如《建康实录》卷10《安皇帝》记载东晋安帝于江陵蒙尘时说：

(元兴三年)五月癸酉，冠军将军刘毅大破(桓)玄於崢嶸州。己卯，帝又幸江陵，殷仲文自巴陵奉二后来归。辛巳，荆州别驾王康产、南郡太守王腾之奉帝居於南郡。

《建康实录》前面先说，“帝又幸江陵”，后面又说“荆州别驾王康产、南郡太守王腾之奉帝居於南郡”，这里给人的印象，“江陵”、“南郡”似为二地，不在一城之中。考《建康实录》此节约出《晋书·安帝纪》，该书元兴三年五月条说：

五月癸酉，冠军将军刘毅及桓玄战于崢嶸洲，又破之。己卯，帝复幸江陵。辛巳，荆州别驾王康产、南郡太守王腾之奉帝居于南郡。壬午，督护冯迁斩桓玄於貉盘洲。乘舆反正于江陵。

《晋书·安帝纪》不仅同于《建康实录》，而且最后还有一句，“乘舆反正于江陵”，更令人滋生疑窦。考《晋书》卷99《桓玄传》记此事说：

(桓)玄入江陵城，冯该劝使更下战，玄不从，(中略)玄乘马出城，至门，左右於暗中砍之，不中，前后相杀交横，玄仅得至船，於是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帝入南郡府舍，太守王腾之率文武营卫。

据此，知《建康实录》与《晋书·安帝纪》“奉帝居於南郡”是“入南郡府舍”。但这一“南郡府舍”是在江陵城内，还是江陵城外？胡三省对此有一解释，《通鉴》卷128《宋纪十》“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”条记载刘义宣兵败，欲出江陵时说：

义宣不能自立，欲从(鲁)秀去，乃携息及所爱妾五人，著男子服相随。城内扰乱，白刃交横，义宣惧，坠马，遂步进；竺超民送至城外，更以马与之，归而城守。义宣求秀不得，左右尽弃之，夜，复还南郡空廡。

胡三省此处有注，说：

南郡太守廡舍，盖在江陵城外。

步嘉按：胡三省此说大误。检以上《通鉴》所本，略出《宋书》卷68《南郡王义宣传》，该传说：

鲁秀北走，义宣不复自立，欲随秀去，(中略)携息及所爱妾五人，皆著男子服相随。城内扰乱，白刃交横，义宣大惧落马，仍便步进，超民送城外，更以马与之，超民因还守城。义宣冀及秀，望诸将送北入虏。既失秀所在，未出郭，将士逃散尽，唯余及五妾两黄门而已。夜还向城，入南郡空廡，无床，席地至旦。

《南史》卷13《南郡王义宣传》同于《宋书》，在义宣“夜还向城，入南郡空廡”句前，均有“未出郭”一句。由此可知，竺超民“因还守城”之“城”，乃江陵城之子城，或称金城，或称小城；刘义宣“未出郭”之“郭”，乃江陵城之郭城，或称罗城，或称大城。南郡廡舍应在江陵城郭城之内，子城之外。江陵城被称作南郡城，也由此可见。

注 释：

- ① 参见石泉先生《古代荆楚地理新探》，第423页、424页。
- ② 参见《南齐书·州郡志》

(责任编辑 吴友法)